



# 掏鳥蛋的舊時光

□ 陳益

鳥兒是春天的信使。

當第一聲鳥兒的鳴叫聲劃破寂靜山村的黎明時，則預示着又一年的春天悄然來了。此時，草泛新綠，樹吐新芽，蝶舞翩翩，蜂戀綿綿。大地，慢慢變成為淺綠色。

清晨，當所有鳥兒或立樹枝，或站竹梢，或臥屋脊一起鳴唱高歌時，春就深了。此刻，麥浪滾滾，大地一片金黃，收穫的季節到了。群鳥成雙成對在田邊、林里、山澗，在屬於它們的任何一個地方，忘情地追逐嬉戲。雄鳥追着自己心儀的雌鳥，或秀雄性肌肉，或弄獨特風騷，討好、挑逗、引誘，千方百計去贏得雌鳥的芳心。而雌鳥想着將要當“新娘子”，開始羞羞答答，繼而芳心暗許，最後撕破防線，主動投懷送抱。雄鳥大喜，摟着心愛的寶貝，耳鬢廝磨，它們終於相愛相戀了！

戀愛了，就要建窩成家，就要精心布置愛巢。一般而言，所有鳥窩都是碗狀形的。鳥兒是建築和艺术大師，它們的巢千奇百怪。最大的巢是喜鵲的窩，它築在很高的大樹頂端枝頭上，遠遠望去像是一口大鐵鍋。最小的巢，是一種只有拇指大小但尾巴比身體還長的鳥築的窩，由於此鳥飛行時尾巴上下打動，我們就叫它“打打雀”。它生活在茂密的芭茅叢中，窩是吊在一根粗壯的芭茅秆上的，上小下大，像一滴巨大的眼淚，風一吹，左右搖擺，好似蕩秋千一般。有的鳥巢建得很特別。燕子的窩築在房屋廳堂前的牆壁之上，是用干軟的細草、羽毛、黏土一起調配築成的，非常牢固。啄木鳥的巢是築在大樹洞里的，特別隱蔽。而翠鳥的巢則是打洞築在地表深處一二米的地方，若非特別用心，根本發現不了。

巢築好後，鳥兒們就迎來了它們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時刻。雌鳥這個新娘子進窩趴着專心產卵。雄鳥則負責找蟲子銜來喂“生孩子”的妻子。雌鳥產完卵後還要在窩里孵化幼鳥，直到蛋破殼，幼崽出。這時，鳥兒夫妻雙雙就

進入了它們最為繁忙的時期，它們早出晚歸，不停地叨來蟲子喂食幼鳥，而幼鳥們則像是永遠吃不飽一樣，貪得無厭地張開小嘴討食。半個月後，當小鳥羽毛豐滿，它們就隨父母一起飛離巢穴，飛向天空和未來。

從雌鳥進窩產卵到開始孵化這期間，是我兒時與夥伴們一起掏鳥蛋最甜蜜的時光。掏鳥蛋不能早，早了鳥兒蛋還沒下完。也不能晚，晚了蛋孵出幼鳥來了。根據觀察，我們發現，一對鳥兒做好窩後雌鳥會立即進窩下蛋，此刻雌鳥安靜地趴在窩里，紅着脸一聲不吭專注下蛋，進食則全靠丈夫啄蟲飛來喂它。一般三天後，雌鳥會飛離鳥巢，與雄鳥一起在附近的樹枝頭又唱又跳，時不時還相互用嘴梳理對方羽毛，一個勁地秀恩愛，每當這個時候，表明蛋已經下完了。這時就是掏鳥蛋的最佳時機！開始，我們將一窩窩鳥蛋盡數掏入囊中，後來外婆知道了，狠狠地訓了我們一頓，說：“你們把鳥蛋掏完了，這不是要讓鳥兒斷子絕孫嗎？”她一邊訓我們，還一邊給我們立下規矩：每窩鳥蛋只能拿走一半，遇偶數拿少留多。記憶中，麻雀蛋表面有不規則的褐色斑點，斑鳩蛋淺綠色，白頭翁、畫眉、白鶴等鳥的蛋都是白色的。最大的蛋是野鴨子下的蛋，與家鴨子蛋大小差不多，最小的蛋是“打打雀”的蛋，比苞谷粒稍大點。有一次，我們發現村東頭那棵高聳入雲的望天樹上，築了一個巨大的喜鵲窩，我被小伙伴們推舉，爬上去掏此巨巢，當我爬到樹干一小半時，被匆匆趕來的外婆大聲喊住，她喝令我馬上立刻下來。她極嚴肅地指着大伙說：“有三種鳥的窩絕不能動，動了你們自己家人甚至是全村的人都要倒血霉！”我們好奇地問：“是哪三種鳥？”她回答：“喜鵲，這是報喜鳥。它來村里築巢，是送福報來了。啄木鳥，這是樹大夫。它啄食一切樹木害虫，是保證樹木健康的良醫。老鷹，它是大地衛士。是危害莊稼的田鼠的勁敵。如果田地任由田鼠繁殖，一方田土將會顆粒無收。”

外婆的話，我們奉為聖旨，不敢不聽，不敢不從。因為她會捉蛇，誰要是不聽她的話，她曾揚言：“抓蛇偷偷放進你的小書包！”

掏鳥蛋，一般選擇在星期天。掏到鳥蛋之後，就在竹林里，找一空曠處，先撿一些干竹葉，撿一些筍壳，堆放在一起點燃，當燒出的灰燼差不多時，再將事先在村里燒磚處弄的黏土裹住鳥蛋，投進灰燼之中埋起來，二十分鐘左右，手拿小樹枝扒開灰燼，找出裹土的鳥蛋，輕輕敲打剝開，此刻泥與蛋壳分離，露出雪白得耀眼的蛋來。輕輕拿在手里，聞聞，一股清香撲面而來，用門牙淺淺地咬上一口，天啊，味之美，那真叫一個絕。現在每每想來，仍不覺口舌生津。

兒時在农村認識的所有鳥兒之中，秧雞是最為神秘的。它建造的窩，堪稱一絕。它待田里秧苗長到一尺半高的時候，會選擇一個很大的田，在秧田的中央，選四株秧苗的各半株，同時壓向中央，然後把四株壓彎的秧苗的尖部相互纏繞在一起，然後在中間鋪上一些柔軟的草葉和羽毛等。更為神奇的是，當它們哺育出後代之後，會把鳥窩拆除，讓秧苗恢復如初。掏秧雞的蛋很難。因為它們築巢在大秧田中央，很隱蔽，極難發現。而且秧雞特別小心謹慎，一旦知道鳥窩被人發現，立馬奔窩另築。即使鳥巢已經全部完成，發現有人去過，也會放棄。所以，只能等它下完四個蛋後，再悄悄去偷走兩隻蛋，它才无可奈何地堅持孵出小秧雞。我們當時用的辦法是每天中午定時爬上秧田邊上的樹枝頭，對秧雞窩進行仔細觀察，做到對秧雞每天行踪了如指掌，所以每次出手，絕不落空。秧雞蛋很珍貴，營養價值特高，尤其對哺乳婦女催乳有特效。因而，當時掏到秧雞蛋都捨不得吃，會交給大人拿到集市上賣錢。一枚秧雞蛋可賣5分錢。5分錢當時什麼概念？可以買兩個半饅頭和兩斤半鹽巴！

最後一次掏鳥蛋，是在我過完10歲生日後不久。有天周末，有個小伙伴跑來跟我說，村後竹林有一蓬竹子上，有個麻雀窩築得很高，麻雀剛剛下了一窩蛋。我掏赤竹上鳥窩有個絕技，就是快爬上赤竹頂端時，用腳手攬三四根竹子一起爬，這樣借助幾根竹子的力量，再高的鳥窩也可掏。當我接近鳥窩時，心頭一陣竊喜。我用右手攬住赤竹，伸出左手去鳥窩掏鳥蛋，一摸，涼涼的，一抓軟軟的，一看，綠綠的，是條蛇！竹葉青！毒蛇！大驚之下，手一松，整個人的身體呈自由落體狀，重重地跌摔在了地面，好在有厚厚的竹葉墊底，才無大礙。小伙伴吓壞了，慌張地扶我起來，我說：“窩里無蛋，只有一條竹葉青！”竹葉青！小伙伴们聞之色變，拉着我慌忙跑出了竹林。我想，顯然這條小蛇是垂涎麻雀蛋美味，它偷爬進鳥窩偷吃完蛋後，意犹未尽，正躺在窩里美美地睡覺呢！不想，乖乖，被我這個不速之客驚扰。它肯定也吓壞了，此刻不知躲藏到何處去了。

打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敢掏過鳥蛋了。回想起來，兒時掏鳥蛋，目的是解饑，掏的則是滿滿的開心。大自然里隱藏著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大自然里的每一個鮮活的生靈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只要我們用平常心去接觸了解它們，去尊重愛護它們，你就會獲得很多知識、教益和無窮的樂趣！其實，人類與大自然共生，是一種緣分，與大自然共存，是一種命數，而與大自然共榮，則需要我們每個人都具備一種包容的智慧！

（作者系重慶市散文學會副會長）



能懂的诗

## 丑苹果

□ 唐学罗

丑苹果的丑显而易见  
表面凹凸  
青红黯淡

摆不上超市货架  
虽已成熟  
却不圆润与光鲜  
似乎与这个争奇斗艳的世界  
沾不上边

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  
被小商小贩堆积在小卡车上  
四处游动  
小喇叭不停地呼喊  
童叟无欺，先尝后买  
十块钱三斤

没有任何包装  
日晒雨淋的斑痕凸显  
本色本味地呈现  
这些另类的丑苹果  
来自云南昭通大山深处  
不知还有多少人喜欢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 下河抓鱼

□ 黄玉琼

下河抓鱼，是我童年时的一大乐事。

家乡的河多。那时，河里的鱼很多，水也很清，河水清澈见底，游鱼不仅条数可数，且鳞片亦可数。白云照水，蓝天如镜，将水底映照得无比高远深邃。随便哪条小河里的鱼都是一群群、一堆堆、一团团，无忧无虑地游着。这些在河水中自然生长的鱼，线条流畅，身型匀称，颜色青灰，煞是好看。我经常蹲河中的一块大石头上数鱼、看鱼。看那鱼群，它们时而聚拢，时而散开，时而摆尾深游浅翔，时而敛鳍静静等待以伺机而动。太阳一照，鱼群银光闪闪，惹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在四五岁时，一个阳光艳艳的夏日正午，父亲在我家面前的一个河塘里，用许多野草和着田泥堵住水的出口，然后用一种俗名叫“火了子”的野草碾碎后淘汁在水里，河里的鱼群立马晕乎乎，一群群地翻着白肚。其实，鱼并没死，只是“醉了”，待差不多一刻钟过去，水清了，它们就会又活蹦乱跳地悠游在小河里。我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光着一双小脚丫，拿起一个竹篓就去舀鱼儿，却不料脚下一滑，脑袋在石头上摔了个正着，当场就晕过去，吓得父亲抱着我不停地呼唤，我好半天才缓过气、醒了过来。

我爸抓鱼时一般收获颇丰。结束后，他会折下河边柳树长长的枝条，将鱼一长串一长串地串着提回家。有一次，我举起手去丈量鱼串的长度，发现那鱼串几乎与我的手齐，而下面一条鱼的尾巴已经拖到地上沾了土灰。新鲜的鱼煮着吃，油炸了吃，只佐一点盐与茴香，其味鲜美无比。最珍贵的是洋鱼，洋鱼较少，不易得，身体修长优美，全身覆一层银白色的细鳞，常生活在深水的洞穴里，不易示人。如果说其他鱼类是小家碧玉，那么洋鱼便是大家闺秀。虽不易得，但我爸总能知道哪片水塘、哪个石洞里有，时不时抓个一条两条，我们也吃得不少，其肉细腻，味更鲜香。吃不完的鱼用盐腌在罐子里，或直接晒成鱼干留着过年吃，或拿去

集市卖，我家的干鱼常常是一簸箕一簸箕地晒着。

待我稍大时，更是对抓鱼的事乐此不疲。天暖了，水软了，筷子长的鱼儿在水里悠悠的、软软的、滑滑的游着，惹得那时年轻的妈妈也忍不住甩着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顺手从堰水沟里抓两条。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对我妈妈最美好最年轻的印象就定格在那个动作。就是妈妈那次抓的那两条鱼，我带回家清理好了放上一小点盐，放在柴火的火炭上烤着，立刻发出咪咪的声儿，香味随即扑鼻而来。吃在嘴里，嗯，那个香啊，终生难忘！

从此我就迷上了抓鱼。我虽是女孩子，但摸鱼、捞鱼（即用天然植物的毒“毒”鱼）、抓鱼我样样在行。天早了，水枯了，鱼在小小的水塘里不停跃腾，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一听到这声音按捺不住心痒，扔掉猪草背篓，飞也似地向河边跑。扯一把“火了子”草扔进水里，三下五除二就将它们一网打尽，有个别躲进洞里的，我用我的小手伸进洞里无论如何也要将它揪出来，然后才大获全胜，沾沾自喜地回家。结果常常因为摸鱼而忘了打猪草，一进家门就被妈妈骂个灰头土脸，先前那份得意忘形一扫而光！

如今，妈妈的辫子不再黑而长，亦甩不动辫子、抓不动鱼了，我给她煮鱼都要将鱼炖烂，滤掉骨刺，将肉压碎压细捻在汤里她才能喝，因为她已满嘴没牙。而爸爸已经离开人世，我只能对天说道：“爸，天国鱼有否？您还抓鱼吗？多想能煮鱼给您吃啊！”

是的，小时候柴火炭烤的那条鱼清香无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悠长悠长……

（作者系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

